

天堂施工队

张执浩
著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98791

张树浩 著

天堂施工队



RBG38 / 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施工队/张执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1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5063-2729-5

I. 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3516 号

天堂施工队

作者: 张执浩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17 千

印张: 9

插页: 3

印数: 001-12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729-5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部

1

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四野里空无一人。躺在草地上，我感到后脑勺在隐隐作痛。我掉下来的时候一定是头先着的地，我想，现在我的脖子也一定缩进了身体里面，就像那天的怀堂老爹一样。怀堂老爹跳楼的那天我正好路过他的家门，挤进观望的人群中，我见到了他的尸体。他的尸体像个大冬瓜，圆鼓鼓地挺在楼前的水泥地上，他的脸没了，脖子也没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每天带着我赶牛上山讲故事给我听的老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以前又不是没有见过死人，但从来没有哪个死人像这样一种死法，我弄不明白，怀堂老爹为什么要在死后把脸藏起来，藏得这样深，深深地，一直藏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难道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了吗？以前我听怀堂老爹讲过那么一个人，因为那人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就决定自杀，在自杀之前他首先在脑海里面筛选了一遍他所见过的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选来选去，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上吊。在他看来，上吊不失为一种简便而且行之有效的自杀方法。但是，每次当他刚刚找到一个适合上吊的时间和地点时，总是发生意外，不是绳子断了，就是有人来了。就这样折腾了好些天，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在黎明前夕，村野里静悄悄的，连狗都还在梦乡熟睡。这个寻死

的人蹑手蹑脚地来到户外，来到村口的那棵冬青树下，他将绳子套在一根分杈的树枝上，挽上一个活结，再把脖子伸进绳扣里，当他正准备蹬倒脚下的垫脚石时，却看见太阳提前出来了。为什么那天早上的太阳会提前出来呢？怀堂老爹没有对我作出任何解释，他只是说，那个人疑惑地张望着东方，明晃晃的红太阳照在他枯黄的脸上，他眯着眼睛泪如泉涌，与此同时，他听见四周的草木在嘲笑他，风声在嘲笑他，所有醒来的鸟雀们都在嘲笑他，总之，这些交织成片的声音一齐钻进他耳朵里，在那一瞬间都变成了嘲笑声。于是，这个寻死的人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活了下来，活成了一个大寿星。

我记得怀堂老爹在讲这个故事时是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们刚刚把牛群赶上山冈，太阳也刚刚钻出东方的地平线，看上去就像是刚刚从鸭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软蛋黄，在袅袅的气雾间荡漾，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蛋黄就被一些刺刺啦啦的树枝给戳破了，橘黄色的黏稠的液体在醒来后的大地上流淌起来，把我眼里的事物都给濡染上了一层迷蒙的色彩。我们俩都眯着眼睛朝东方俯瞰着。我看了一会儿东方又掉转头端详起怀堂来，我看见老爹的眼眶周围有一圈乌青，好像昨晚被人用重拳击打过似的，眼眶里面还有一些白色的眼屎；阳光像蛋青一样涂抹在他橘子皮一般满是皱褶的脸上，从他眼窝里滚出了两行清亮亮的泪水。我问他，你是不是也活不下去了？他回答道，傻瓜，我怎么会活不下去呀，我会很长寿的，是不是？我点点头，心想，你又不是乌龟王八，活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即便你真是个乌龟王八，也没有这个必要嘛。可是，现在，怀堂却没有能够活下去。如果他害臊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如果他不害臊的话，他就没有必要把脸藏起来。我胡思乱想着，被心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想法给弄糊涂了，但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

这样做。我使劲地盯着地面看，地面上血水乎乎的，我不清楚这些血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怀堂老爹就在这些血水之间一动不动地漂浮着，慢慢地飘出了我所熟悉的这个世界。

他的脸没了，脖子也没了，他已经不再是个人了，为什么人死后就立刻不是人了呢？许多人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议论，我听着，可是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能感觉到他们的议论声像一群绿头苍蝇在绕着怀堂老爹飞舞。我挥了挥手，却感到苍蝇越来越密集了。

天色也随之阴霾起来。

怀堂的儿子是在怀堂老爹的尸体慢慢发臭的时候回来的，他在城里的施工队上干活，因为所有的人都喊他“明清”，我便也跟着这样叫他。小时候，这个叫明清的人和我一起下河摸鱼，上树偷鸟蛋，在山坡上放牛，在稻场和马路上滚铁环，有一天他突然不和我玩了，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离开了我，然后一转身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目中无人的人。我问怀堂，明清现在怎么不是明清了？怀堂老爹回答道，傻瓜，话可不能这么说呢，明清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要挣钱养家糊口，还要娶媳妇，他再也不会来和你一起放牛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也懒得再去想和问。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怀堂老爹顶替明清成了我的伙伴。我们一起赶牛上山，他抽旱烟，我打哈欠，他讲故事，我在一边和稀泥，做各种各样泥捏的小动物。怀堂老爹的故事里面牵扯了太多的人和事，大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的人早已死去多年，有的正在慢慢地接近死，但没有一个是活蹦乱跳的，不像我用泥巴捏的这些鸟、马、狗和猪，它们能飞，能漫山遍野地跑，以至于我昨天才把一条软塌塌的泥巴小狗放进草丛里，但到了今天已经无影无踪；或者，早上才被放进树枝间的一只泥巴鸟，转眼工夫就消逝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许多次，以至于怀堂老爹有时候也不得不目瞪口呆，但发呆

归发呆，要想让他完全相信我的能耐仍然很困难。他说，你又不是女娲，怎么可以随意制造活物呢，照我分析，那狗肯定是给雨水冲走的，那鸟也是。说着，他还装腔作势地用烟管指了指天。女娲你听说过吗？他猛吸一口烟，铜管吸嘴发出一阵滋啦啦的声音。他的烟管很长，不吸的时候要么拄在手里当作拐棍用，要么夹在胳肢窝下面用来挠痒痒，烦了，就用它来敲打几下我的脑壳。而此刻，他正在吸吮着烟嘴，当烟嘴朝向天空时，我看见一缕缕青烟从他的鼻孔、嘴巴、眼睛甚至耳朵里面袅袅地冒出来，他就像是一截雨后的树桩子被雷电点燃后插在大地上，既不熊熊燃烧，又不熄灭，只是一味地在那里冒着青烟。

我看了一会儿他，才很不情愿地把目光移到天上，天上白云朵朵，丝毫也看不出下过雨的迹象。怎么会呢？我不信怀堂的结论。我做过许许多多的动物，让它们在草丛中东躲西藏，和它们说话，把怀堂讲给我听的那些故事讲给它们听。我喜欢这样。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天上飞的哪只鸟是我捏的，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游荡在山坡上的羊群里的哪几只羊是我的杰作，如果我愿意，我甚至可以让它们跟着我回家。当然，话要说回来，我父母是不会要这些泥巴动物的，尽管我一再对自己说它们不是一般的泥巴，但我父母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他们会说不是泥巴是什么，再不寻常的泥巴照样还是泥巴！这是他们的说法，从来没有更改过一次。除了玩泥巴外，我还擅长用小刀竹棍木片之类的工具削制各种玩具，一到暑假，我身边总是聚满了一堆小学生，他们总是不停地向我索要弹弓、飞机、手枪或小火轮。母亲说，如果你不是傻瓜就好了。她的意思好像是，如果我不是傻瓜的话，我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傻东西，就是值钱的宝贝了。但由于我是个傻瓜，因此我做的所有东西都一钱不值。

“四岁那年你得了一场脑膜炎，病好以后你就变傻

了。”这是父母告诉我的。他们说：“当时你的那种样子真要把我们吓死了，痴痴呆呆的，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整天一句话也不讲，只是一味地笑……”

从此以后，我就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变成了一个傻瓜。在大家看来，我有没有姓名已经毫不重要了，姓名是用来区别彼此的，有时候是为了对人炫耀的，我不需要与村里的任何人作区分，因为全村只有我一个傻瓜，同时我也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如果非要问我姓甚名谁，那么，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我叫傻瓜！

我的父母都喊我“傻儿子”，这是一种相对委婉的叫法，不像村子里的其他人直接喊我“傻瓜”，听起来那样生硬刺耳。当然话要说回来，一个傻瓜哪需要这么多的讲究啊。我曾经以我自己为原型用一坨质地优良的泥巴捏过一个傻瓜。但怀堂老爹说，那不是你，你不是傻瓜，你捏的那坨泥巴才是个傻瓜。

我想我是知道怀堂为什么要跳楼的，因为他喝多了酒，想试一试自己还剩下多少力气。

我母亲说，怀堂自杀是因为他活腻了，而且明清也不想养他了。

我父亲说，怀堂的死完全是明清一手造成的，因为他讨厌住高楼，他住了一辈子的四合院，老了，明清却强迫他去爬楼，他不难受吗？

但据我所知，怀堂并不是总住在楼上的，虽然明清要求他住在三楼的那间半截子房间里，但他还是经常跑到楼下来睡觉的，他不敢住二楼，二楼是明清回来住的，难道一楼他不敢住吗？一楼是放农具和堆粮食的，老鼠都住得，他为什么住不得？他当然住得了，只是明清一回来，他就赶紧爬

到楼上去，免得明清冲他发脾气。这事儿别人不晓得，我可是晓得的。

我说，他喝多了酒，只是想试一试自己的体重，看看他能不能跳下去在地上钻个窟窿。

虽然我父母都认为我又是在说胡话，但我要告诉你们我这样是有根据的，因为怀堂曾多次对我说过，如果他要死的话，他决不做吊死鬼，吊死鬼的样子太吓人；他也不会喝农药，什么六六粉敌敌畏之类的，他统统都不要喝，因为那些东西太难喝了，说不定死不成反倒找份罪受；他也不会拿刀子往自己的脖子上抹，那太可怕了，血淋淋的，而且还要把刀子磨得相当锋利才行，多费劲啊；他更不会引火自焚，你看我这么瘦，怎么烧得燃呢，他说。他说，他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就自己动手挖个坑，钻进土里面，像蚯蚓一样。现在倒好，为了方便起见，他连坑也懒得挖了。

黄昏时分明清回到了家里，开着一辆雪白的小汽车，穿得像个外国人，连脚上的鞋子都在闪闪发光——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偷来的。不过，他的白汽车却跟着他受了不少的罪，车身上到处都是泥，像一条刚刚从泥坑里爬出来的野狗。明清径直把那条野狗开到自家门前的院子里，我们听见野狗的狂吠声：“汪，汪汪——，”一声长两声短，但过了半晌我们才看见他的身子从车门里钻出来。明清胖了，明显地发福了，下巴叠了好几层搭在颈项前，使他的脖子淹没在一堆赘肉中。我看见他走进人群，人群立即像是被刀子劈了一下，迅速分成了两排，然后又像是被糨糊粘刷了一下，很快就又合拢成了一堆。我们看见明清看了一眼地上的死人，又看了一眼楼顶，这才走近他爹的身边，用鞋尖挑了挑那个冬瓜一样的死人，好像是在说：你怎么不滚了啊。也许是他用力太大了，也许他说的话被死去的怀堂听见了，冬瓜

真的滚了起来，不过仅仅只滚了一圈，从后背翻到了前胸。我们还是没有人看见怀堂的脸。他把脸藏到哪里去了呢？我绕着怀堂的尸体转圈，转来转去，后来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明清面前。我看见明清的脸铁青着，只见他伸出白胖的手掌朝小车那边连拍了两下，立刻从那边走过来两个戴着墨镜的高个子男人，其中一位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恭恭敬敬地递到明清手里。明清接过信封，用手指弹了弹，扫了一圈四周的人群，朗声说道：

“各位乡亲，家门不幸，望大家高抬贵手，帮帮忙，将老人的后事料理一下。这里有五千块钱，不成敬意，凡愿帮忙者，每人五百元。”

说罢，他一扬手将信封里面的纸币撒到了空中，天空顿时变成了一个雪花飘飘的世界。

许多人争抢着扑向那些雪片，嘴巴里发出“嗷嗷”的猪嚎猫喵声。我看见有几片雪花落到了我的头顶上，又从我的头顶上滑了下来，滑到我的胸前时，我用指头弹了弹，发现它们原来不是雪花，而是钱。

场面有些混乱。

明清从鼻孔里面发出一声威严的哼声：“哼——哼！”

人群便陡然静了下来，纷纷将抓在手心的钱重新放回到了地上，又将它们拢成一堆。有人往后退，转身溜掉了，有人往前走，生怕失去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我站在原地，看着迅速分成两拨的人流，我发现溜掉的都是年纪较大的，而年轻些的都往明清身边靠。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中间，站在怀堂老爹越来越臭的尸体旁。

“傻瓜，你不想留下来帮忙给你的伙伴送个葬吗？你难道对钱不感兴趣？恐怕你这辈子还没有见过五百块钱是什么样子的吧？”明清笑嘻嘻地望着我，问道。大家也一齐把

眼光投向我，每个人脸上也都挂着笑嘻嘻的神情。我扭头去找我的母亲，远远地看见她和父亲已经在田埂上变成了两个小黑点，随即就融入了一片更大更隆重的黑影中了。于是，我拔腿朝他们跑去。

那天晚上，我们听见明清的楼房里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像过大年似的，间或还传来吆三喝四的划拳声。到了半夜，又放了一阵鞭炮。天还没有亮，又放了一回。

早上，我赶牛上山，路过怀堂老爹的门前，见到院门紧闭，门前的柏树上钉了两个大钢钉，钢钉上挂着一张牛皮，牛皮拖到地上，地上满是血水。当我的牛经过那摊被血水浸泡过的泥地时，都驻足深情地嗅了起来，尤其是我的那头母牛还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在水坑里舔了舔，当它抬起头来时眼睛里也已经是热泪盈眶。我用棍子挑了挑那张挂在枝桠间的牛皮，结果像捅了个马蜂窝似的，从毛皮间飞起一群无头苍蝇。走吧，我说，说着，就用手掌在我那头牯牛的屁股上面猛击了一掌。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一个放牛的伙伴了，除非明清厌倦了城里的生活，厌倦那些高楼大厦，厌倦了他老婆，再买一头牛回来和我一起放。但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傻瓜才愿意放牛，我记得明清最后一次和我在山坡上放牛时说的话，他说：“你这个傻瓜呀，这辈子只有放牛的命，而我却不同，我要干大事业。”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不知道明清所说的“大事业”是什么意思。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异口同声地说，大事业嘛，不就是生老病死嘛。怀堂老爹的解释也许更准确一些，他告诉我，明清在城里办了个公司，搞建筑呢，全城的高楼都是他们建的，多了不起！我没有去过城里，也不知道他们盖那些高楼有什么意思，长这么大我见过的最高的房子就是现在明清他们家的那座三层高的楼房（实际上只有两层半不到，

第三层只有一间供怀堂睡觉的房子，其余的则是露天平台，平台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椅子和条形板凳，板凳坑坑洼洼，上面有些干鸟屎，有的白有的黑，看上去就像是出过水痘的麻花脸。）。在我眼里，这楼房就像一个火柴盒子，四四方方的，既难看又不实用；而怀堂呢，就像是盒子里面的唯一一根火柴，磷片头已经磨光了，之所以还留在盒子里，是为了证明这个盒子还有存在的必要。总之，这么多的房子怀堂一个人肯定是住不完的，而明清又从来没有回来住过一夜，那么，明清为什么要修它呢？难道是为了改善老鼠们的居住条件吗？以前我问怀堂，怀堂就那么“哼”上一声，后来再问，他就连“哼”也懒得哼了，他说，你又不是没有长腿，跟我上去几回不就晓得了嘛。我曾经硬着头皮尾随在怀堂老爹的身后爬上去过两回，从上面往下看，池塘、竹林、菜园，甚至楼房本身都在打转。我说头晕。怀堂就说我有什么狗屁的“恐高症”。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症，但我知道楼房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怪物。

此刻，我躺在草地上，重新想起了死去的怀堂，我梗了梗脖子，感觉脑袋还长在脖子上面，也就是说，我还有脸，脸上还有眼睛，眼睛里还有这面山坡。我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东瞅瞅西望望，我的牛呢？我发现我的牛不在山坡上了。

2

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天上掉下来。我对你们说，我经常去天上玩。自从怀堂老爹死后，我在地上就没有一个玩伴了，如果不上天的话，还能去哪儿呢？所以啊，我有事无事就要溜到天上去转上那么一圈，去的次数多

了，我觉得那里一点都不稀奇。我告诉你们，天上并不好玩，空荡荡的，连树都没有一棵。人倒是有几个，但都是恍恍惚惚的，像是用云做成的，穿的衣服也像云团，你只需轻轻吹口气，就能把他们吹到天边去。在天上，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没有东西可吃，不像在我们这里，闭着眼睛手一伸就能够摸到条黄瓜，再一摸就摸到了一个番茄，最起码也是一把胖婆娘果子吧。我不晓得住在天上的人平时吃不吃东西，反正他们是从不给我东西吃的。每次在上面待久了，我的肚子里面便会咕咕直叫唤，这叫唤声如同我们村小学的铃声，尽管我没有上过学，但每次在山上放牛时都能听见学校敲钟的声音，时间久了我就听懂了铃声的意思。“当，当当，当，”表示上课了；“当当当，当当当，”表示下课了；“当当当当当，”就表示集合做操或干什么别的事情了……我的肚子也是一样，每次它一叫唤个不停的时候，我就得做好掉下来的准备。因此，虽然我常常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但由于事先都做好了准备，所以每次都能平安无恙。只有这次是个例外。例外啊。

这次，我在天上碰见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很结实的家伙，浓眉大眼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吃过大鱼大肉的人。像往常一样，在他挡住我的去路之前，我照例对他吹了口气。我以为他会像我以前见到的那些人一样飘走的，可是他却纹丝不动，不仅没有动弹一下，反而张嘴对我哈了口气。他的力气真大啊，绝对不会比我的那头牯牛小。霎时，只觉得一阵狂风朝我劈头盖脸地扑过来，我根本就来不及闪避一下，就跟头栽了下来。一边栽我一边想，要是我是孙悟空就好了。怀堂老爹给我讲过那个猴子的故事，他说那个孙猴子有七十二变，天上所有的神仙都奈何他不得。我还想，要是来的时候附带着牵上了我的那头牯牛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么狼狈了。下次再来我一定牵上它，让它与这个家伙试试比

试，看看到底谁的力气更大。

可是，我的那头牯牛到哪儿去了呢？我东瞅瞅西望望。

其实啊，嗨，它哪里都没有去，此刻，我正骑在它的背上、拽着它的粗尾巴，晃晃悠悠地往家里赶。

我是在身后的那条沟渠边找到它的，当时它正趴在我的那头小沙牛（母牛）屁股后面喘粗气。它真不要脸，要知道，这头小沙牛可是它的女儿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几年前，我看管着一头大沙牛和一头小牛犊，它们是母子俩，后来小牛犊长成了大牯牛，然后它们一起生下了这头小沙牛，而现在，这头牯牛又要和小沙牛生出一个更小的东西了。这岂不是乱套了吗？全乱套了。怀堂老爹在世的时候，曾说我这头牯牛的爹是他的那头牯牛。我认为他这是在胡说八道，不可能的事，因为有段时间我特别留心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每天在赶它们回家的途中，我都仔细检查过我那头大沙牛的屁股，那地方干干净净的，连周围黄白相间的毛也是一尘不染的嘛，而且他的那头牯牛多小啊，恐怕想爬也爬不上去呢。我猜想，怀堂老爹一定是想以此与我攀亲戚。

呸！我说。

你呸什么？傻瓜！怀堂老爹用烟杆的铜嘴叩了叩我的后脑勺，他问道，难道你又不相信我的话了？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告诉我你的这头小牛犊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我想了想，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去你的吧！怀堂朝小牛犊的屁股踹了一脚，踹得牛犊一个趔趄。

现在，怀堂和他养的那头牯牛已死，死无对证，我更加相信我的判断是不会有错的。

想到这里，我拍了拍牛背，让它“得得得”地跑动起来。

当我们路过金玉家门前的院子时，一个潦草的人影从草丛中蹿了出来，只见金玉像一只脱光了毛的腌鸡子，伸着翅膀拦住了牛头。

干什么？我问道，心里有些烦，因为肚子在咕咕叫，仿佛里面跑进去了一只刚刚下完蛋的母鸡。

你给我下来！金玉一把拽住我的牛绳。

牛倒是听话，低下头来吃草。草太长了，吃的时候可能戳痒了牛鼻子，它便打起了喷嚏，眼睛里面也是泪汪汪的一片。

金玉家的院子里长满了草。金玉外号叫“没意思”，全村的人都这样叫他，结果后来不再有人叫他金玉了，只有我还在叫他“金玉”，因为他曾经咬牙切齿地威胁过我，说如果我也不叫他名字的话，他就要揍扁我。我想，反正我自己没有名字，别人有，我连羡慕都来不及呢，叫就叫吧。母亲说，傻儿子啊，难道你打不过“没意思”吗，他长得像个瘦猴一样，你完全可以一脚把他踹到阴沟里去呢，你怕他干什么。我当然不怕他，只是，我觉得金玉比我更可怜，他穷得连一条牛都没有的放，如果我不叫他的名字的话，他可能连自己也要忘记了。

金玉家确实很穷。小时候死了母亲，刚长得有了点人样，父亲又死了，只给他留下了这片在风雨中飘摇的老房子，屋顶上的瓦片都快掉完了，他就上面东一块西一堆地搭了些茅草，用石头压盖着。房屋墙壁四面都是窟窿，天冷的时候就用稻草把塞着，而天气热了，他就把草把抽掉当做窗户乘凉。最让人心寒的是，茅草从他门前的沟堤上一直向屋里生长和蔓延，最后覆盖住了整个院子，又沿着台阶排队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他的每一间房子里。金玉家一共有三间正房，左右两间的房顶上面基本上连稻草也没有几根

了，只有中间的那间堂屋屋顶还看得过去。三间屋子里面都长满了野草和荆棘。他就住在堂屋的草丛中，一住就是多少年。有一次我好奇地探头朝里面看了几眼，看见金玉穿着裤衩打着赤膊睡在草丛中的一张竹床上。难道他就不怕蛇咬吗？还有蜈蚣毒蚂蚁什么的？可是，我们村的人从来没有谁听说他得过什么病，也没有谁看见他打过一个喷嚏。周围的人老的老死的死，多少年过去了，金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奇迹啊，怀堂说，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像金玉这样的东西早该收走了，可他却让他活得好好的，你说怪不怪？我说怪。岂止是怪？简直不可思议！怀堂老爹每次见到金玉就气不打一处出来。而金玉呢，照样躲藏在杂草丛中睡他的大觉。

金玉似乎天生只会说一句话：“没意思！”早些年年的时候还有几个人理睬他，但人家喊他去玩，他说没意思；让他下地种菜，他说没意思；让他去吃饭，他也说没意思……最后，他爹死了，有人央求他哭两声，他说：“你们烦不烦啊，真是没意思透了！”

金玉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在家门前拦我的牛了。有时他让我把牯牛留在他家，有时他拦我的沙牛，而这次，他让我把两头牛都留在他那里。

我说，不行，金玉，这可不行。

你欠揍是不是？傻瓜。金玉先握着拳头在我眼前挥了挥，后来又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竹棍。棍子的一头不知什么时候被牛蹄踩劈了。他抽了我的牯牛一下，牛疼得跳起老高，尾巴横扫过来，金玉往后一跳，又迅速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

金玉啊，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心想，如果不答应他，他说不定真的会揍我一顿的，不仅我会挨揍，我心爱的牛也可能会挨揍的。我挨揍倒没什么，但因为我而使它们挨揍那可不行。

好吧。我妥协了，松开牛绳，走到了一边。

不过，你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把它们杀掉吃了，好不好？我恳求道。

金玉说，傻瓜，你这是什么话呢？多没意思啊。告诉你，我不仅不会吃它们，而且还会把它们肚皮喂得饱饱的。你放心回家吧。

我回到家里对父母说，我把牛拴在后山坡上了，吃过午饭后我就马上去放它们。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们撒谎，心慌得不得了。幸好他们什么也没问。我很快就三口两口地扒完了饭菜，放下碗筷便朝金玉家里跑。当我来到他家院门前，不禁大吃一惊：这才好大一会儿呀，金玉院子里的那些草已经不见了。我的意思是，原先高大茂盛的茅草大部分已经被什么东西齐腰截断了。我走过去，蹲在那里察看了两眼，闻到草茎上残留着牛嘴巴的气味。我顺着这气味继续往院内走，看见我的牯牛站在台阶边上摇头摆尾，蚊子苍蝇绕着它上下飞舞，它的肚子是圆滚滚的，头仰着，像一个吃饱了没有事做的大伯，来回地甩打着尾巴。而我的沙牛却不在那里。

好久没有进过金玉的房子里，我发现里面的草又长高了许多。房门虚掩着，一些蜻蜓像直升飞机悬浮在空气中，悬浮在我的头顶上面。太阳很好，我的牯牛很好，但我的沙牛现在好不好呢？

我喊道：“金玉，你把我的沙牛弄到哪儿去了？”我连喊了两声都没有听见回答。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个究竟。

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好在我无需伸手就可以感觉到我的小沙牛的存在。它在喘气呢，它在哧蹶子呢，它在甩尾巴呢，它在反刍呢。我听见它上下磕绊的磨牙声。我看见了它的白牙齿，像一扇忽开忽合的亮瓦照亮了金玉漆黑的屋子。我正要去拖拽垂在牛鼻子下面的缰绳，却看见金玉赤裸